

心中的 鹊桥

◎ 花开时节

◎ 水做的女人

徐文斌 著

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

心 中 的 鹊 桥

- 花开时节
- 水做的女人

徐文斌 著

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心中的鹊桥/徐文斌著. —北京: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(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), 2004.9

ISBN 7-81085-403-8/K · 214

I. 心... II. 徐... III. ①书信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日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95986 号

心中的鹊桥

作 者 徐文斌
责任编辑 韩旺辰 阳金洲
责任校对 董媛婷
封面设计 源大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(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)
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**邮 编** 100024
电 话 65738557 65738538 **传 真** 010-65779405
网 址 <http://www.cbbip.com>
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印 装 北京密云胶印厂
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3.25
版 次 2004年10月第1版 2004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1085-403-8/K · 214 **定价**: 23.00 元

版权所有 **翻印必究** **印装精良** **负责调换**



序 言

从起点重新走过我知道我在干什么，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干——妻走了。走的时候，没忘了顺便带上我的灵魂。

妻是生病故去的，那种让人有足够的时间去体验死的恐惧的不治之症，半年的时间，对她对我，都是地狱的噩梦。在那个举世狂欢的圣诞之夜，当钟声响起来的时候，她飘离了尘世，她到天堂去赴宴，给我留下的却只有无尽的悲伤。

在没有妻陪伴的日子里，每晚，我都默念着“曾经沧海，永不孤独”的口号，这时候的我，心里却感受着从未有的孤独。

当我摇摇晃晃地在金山陵园为妻挑选一块墓地的时候，墓地管理员们对我说：“这可不行，你会支持不住的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反正我妻已经不在了。”我无所谓。

“人都会走的，只是有早有晚，这事我们见多了，你看看那些碑！活着的人本来就难，对这事不必过于在意。”

我点点头，表示能够理解。

管理员一边接过我递上去的那一大捆票子，一边继续为我开导：“所以你必须要找点儿事干，分分心。”

“干什么？”我问。



“这可说不好，比如我老伴儿走了以后的一年里，我天天都在做饭，变着样儿的做，越麻烦越好，越费事越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老伴儿在的时候说我心脏不好，老让我减肥，害得我不敢吃不敢喝的，结果我好好的，她却走了……”

原来如此。他用这个办法纪念老伴儿。

我试了试，觉得不行，以前我也是经常做饭，妻和女儿都说好吃，我做着也带劲。现在做得了摆那儿没人动，就是咸了、淡了的都没人骂，还有什么意思？

我没有很多爱好让我分心，不饮酒，是因为酒精过敏，就连吸烟这种大多数男人的“恶癖”也在妻走的三年前就戒了。但我总要找点事儿干，借以消除白天和黑夜的折磨。

妻在遗嘱上说，她走了以后，让女儿帮爸爸把家里收拾好，没用的东西扔掉，别弄得跟没人管似的。妻是个要强的人，甚至有些洁癖，她在的时候，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。现在，这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在和我一起消沉。偶尔，我也打扫房间，干得浑身是汗，可心灵上的尘埃却怎么也擦不到，我只能在岁月尘封的下面，去寻找旧日的天堂了。

我翻检妻的遗物，分类整理。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无法处置，因为那上面都记录着妻的一段生平。那些尚有妻余香的衣物，那些穿旧的甚至穿破了的鞋袜，我一样也不愿丢弃。它们都带着妻的气息、妻的体温，夜深人静，我能听到妻的呼吸。

为了能常见到妻的身影，我把家里的相片和旧底版都翻出来，逐一洗印放大，每一卷要放三份以上，然后换一家照相馆重新印过，看看哪家的好就留哪家的。二十多年前的底片，有些还很清晰，有些已经破裂变色、模糊不清了。我用放大镜在那些相册里寻找妻的笑脸，我的泪却不住地滴落在弧形的镜片上。在这些相册堆里，我度过了妻走后的第一个年头。

为了记住那些美好的岁月，我常在相册的前后封页上写些说明、



感想之类的东西。后来越写越多，相册上写不下了，就写在日记本上。渐渐地，我觉得我的心并非死如止水，我似乎又有了三十年前的“灵感”和写作欲望，我于是决定写下了我们的那些故事。虽然都是一些平常人，一些平常的事，没有杀人放火的案例，也没有惊天动地的生平，但我不愿意让我心爱的女人和我一起沉沦——为了妻，为了我自己，还有我们那整整的一代人——那一代和新中国一起诞生的“祖国的花朵”，到了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，却不知道对自己的一生该用什么标准作出评价的人。

我于是写呵写呵，写得到处都是纸片。女儿说，爸，您为什么不电脑？这才想到家中有台闲置的电脑。我不会上网，可我慢慢学会了打字，我开始一门心思地整理我和妻的往来信件。

30年前，我们是通过写信才相识、交往的，那是我当兵时候的事情了。二十出头的小伙子，年轻的躯体，鲜活的血液，加上躁动的心灵，在那个闭塞单调的环境里，我把我对远方朋友的思念，当作是一种精神的寄托。在四年的时间里，我总是一遍遍地对自己说：“干点儿什么呢？干点儿什么呢……写封信吧。”于是我就安安静静地坐下来，铺上几张纸，拿起一支笔，我假定她就坐我对面，我们开始聊天儿——聊天气，聊时事，聊趣闻，聊人生，聊我们所知道的一切。就是惟独不说我们心里的那个字——如今让时下人都说滥了的那个字，那就是“爱”呵！在我们那个年代，它有多么珍贵！

现在，我又要说：干点儿什么呢……

这些日子，一有空闲就坐在电脑前，翻开以前的信纸和日记本，哪怕打几个字也行。眼看着一排排整齐的宋体字出现在电脑屏幕上，我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欣慰——我终于又可以“干点儿什么”了。

我从恶梦中渐渐地走出，我愿妻和我都永远摆脱死的痛苦；我又渐渐地沉入人生的甜美的梦中，借以弥合死的裂痕。

我虽不能使爱妻复活，但我找到了让时光倒流的方法，借着这些历史的遗迹，我与妻在那个时代汇合。我们一步步地从起点重新走



过，在那些当年就因为翻看多遍而有些磨损的信件里，在每一段的字里行间，去发现曾经让我震撼的青春萌动的激情！我甚至会暂时忘记妻的离去，好像她一如既往地就在我的身边，就在我的对面。我们共同翻阅着永恒的人生。

—— 2002年8月8日

目录

第一部 花开时节

- 1 序言：从起点重新走过
- 3 在那个“火红的年代”
- 8 天涯若比邻
- 12 代笔的人是谁
- 18 信中信
- 22 原来是个“辣妹”
- 26 好没面子
- 30 “9·13”禁飞
- 35 为赋新诗强作愁
- 39 骄傲的心
- 44 愿意倾听
- 47 一个冬天的童话
- 57 寂寞的生日
- 60 “念你的——华”
- 66 西班牙山谷的怀念
- 72 在等待中走向河心
- 80 中条山下“明日歌”
- 85 机场“拉驴”

目录

第一部 花开时节

- 93 早春的讯号
- 100 野营拉练
- 104 “五一”拔河
- 108 采蘑菇的女孩
- 120 诗人园子里的蘑菇
- 122 心中的鹊桥
- 124 被遗忘的小花
- 131 花开时节，禁止采摘
- 135 田园生活
- 140 在打砖队的日子
- 145 有个地方叫“大海”
- 151 落在窗台上的鸽子
- 153 大地之子
- 158 常福找药
- 164 路边的野花和东北“坏小子”
- 170 风中的眼睛和中秋的月亮
- 174 互相帮助
- 180 山丹与大海的故事

目 录

第二部 水做的女人

- 201 爱的证明
- 204 并非轻率的回答
- 209 晋南元宵节
- 218 龙门阵
- 223 变化人生
- 226 没有信来的日子
- 233 只有山丹陪伴
- 238 擦肩而过到杨村
- 245 国庆节不许回家
- 248 终于见了一面
- 255 水做的女人
- 260 送她一把小提琴
- 265 老兵复员
- 270 梦中白衣女
- 275 毛线日记
- 279 雨中动物园
- 286 了却一桩心愿
- 292 弯弯的长把镰
- 297 长春河边的那只小手
- 304 天太热了

目录

第二部 水做的女人

- 308 我要练习写作
- 312 不用笔写的自传
- 317 雅典少女的心
- 321 童年故事：一个鸡蛋，一个糖人，
一把酒芯糖
- 326 童年故事：第一个愿望
- 333 养兔后记
- 339 我戒过四次烟
- 342 童年故事：捡白薯的故事
- 349 十场秋雨
- 354 模棱两可与心不在焉
- 364 归途
- 371 败走鸣禽馆
- 375 没有忘记
- 380 天崩地裂
- 385 冰河解冻
- 389 来自燕山脚下的思念
- 396 握住你的手
- 399 爱海狂澜
- 402 永驻心中的纪念
- 407 后记：管了一辈子闲事

第一部

花开时节





在那个“火红的年代”

那是个动荡的年代，1970年的夏季，人心就像天气一样燥热。

一天下班后，车间里那个十四五岁的军代表找我和我的同学D谈话，他是来“征求”我们对“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”的意见。

我们回答说：“挺好的，没意见。”

他又问D：“你是什么出身？”

D说：“工人。”

他很疑惑地看了我们半天，然后说：“你们跟组织说话可要老实。”

这话让人觉得挺不是味儿。D并不着急，只是冲着他笑，我却忍不住，我说：“工人就是工人，没什么老实不老实的。”

他耐着性子给我们讲：“工人在解放前也要有成份，比如贫农、中农、富农……”

我抢过话来说：“还有地主呢！你说的那是农村，城里没有地，哪儿来的‘农’？”

他直着眼睛看着我们，没有下文了。我知道他是带着任务来的，我本不想招惹他们，可我觉得让这么个毛孩子给我们做思想工作，简直是拿咱“知识青年”太不当人了。

再一次是为了在车间里传看的一本小书，那个小代表要追查这本



书的下落，他说年轻人传看黄色小说，就是阶级斗争的表现，得狠抓！还问是不是我帮他们给藏起来了？我问他你看过那本书吗？他说没有，他只看见书皮上有一艳装女子。我明白了，那书皮上确是印着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将，那是窦线娘。我告诉他说：“你别抓了，这本书里写的可是李密、窦建德农民起义的事，你不怕抓出毛病来？现在不像前两年什么书都不能碰，就连《红楼梦》都是可以看的。”

凭直觉我知道这事没完，果然，第二天就放出风来，说上边要抓几个反军宣队的典型。车间里的老J刚死没几天，他听说厂里要开大会批判他，一害怕，卧轨自杀了！还是我帮助给收的尸呢，一块一块的，真惨！那时候要是让军宣队盯上了可不是闹着玩儿的，一件事就可以“上纲上线”，一句话就入另册了。

我正在车间里裱活，那个据说是市革委会派到厂里最大的头儿来了。他站在我的旁边，像是宣讲，像是宣判，不指名地把我往“阶级斗争”里边套。他说：“有人不愿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，看旧小说，散布封资修余毒，还在底下说军宣队是‘娃娃兵’，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！”

车间里的工人都愣住了，一个个只管低头干活，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。只有他一个人趾高气扬不停地“白活”：“……《红楼梦》怎么可以看呢？过去的书绝对不能看，那都是反动的封资修的东西，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，都应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。”

等了半天，这下让我逮着了，要不怎么叫“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一代人”呢！谁要是不服可以问问如今五十岁以上的不论男女，大字报、大辩论那是门里出身，揪辫子、打棍子那是拿手的法宝，想当年就流行那么一句——都文化大革命了，我怕谁？！我心里想今天我也说两句吧，再不说就没机会了！

我说：“你先等等吧！四千年文明史怎么都成了反动的了？中国有史书记载的好东西多啦，比如甲骨文，比如四大发明，比如《天工



开物》，比如郑和航海……都是咱们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做出的贡献；比如陈胜吴广，比如红巾黄巾，比如太平天国，比如辛亥革命……都是可以借鉴的革命经验。要关心我们国家的历史，连哪朝哪代谁挨谁都不清楚，怎么借鉴？怎么批判？‘我们党有些同志言必称希腊，对自己的祖宗却对不住了……’”

他没想到我能反驳，一下子愣住了，俩眼跟灌了水银似的呆呆地看了我半天！说到这儿，他好像抓住了一根稻草，他说：“你说过去的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是你祖宗……”

我说：“停！祖宗的事暂且不论，刚才那句可是毛主席说过的原话，你有什么异议么？”

我的脾气很犟，豁出去跟他“斗争”上了。我心里明白，这个回合我必须顶住，我要是败了，可能从此成为“反革命”什么的，就永无翻身之日了！众目睽睽之下，他的脸也灰了，手也抖了，恼羞成怒地说：“你给我找出来谁说过《红楼梦》可以看？找不出来你负责任！”

我找不出来这句话的出处——《四卷》里没有，那年头儿除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外谁说了都不算数，于是我就说：“《毛泽东论文艺》看过吗？那么厚的一大本，那上边都写着呢！”于是乎这位厂里顶大的军代表就在工人们嘲笑的眼神（只能是眼神）里，灰溜溜地消失了。

军宣队是“领导阶级”的领导，顶撞军宣队，这还了得！终于，又一个军代表找我谈话：“听说你的群众关系不好，这次让你到西山绿化队去种树，接受改造。”我火了，我说，种树的事我早就知道，二轻局每年都组织人去绿化，大家反映都很好，我正想去呢！谁说我的群众关系不好？

那时候，绝大部分“知识青年”都到边疆农村下乡插队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，像我们这样能留在城里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已经是很知足了，哪儿还能挑拣工作，更不敢和工人阶级作对了。自



打分配到厂的那一天，不管是男女老少，该让烟的让烟，该敬茶的敬茶，我是诚心诚意地跟身边的人搞好关系。有一天，厂革委会的领导把我们的班长叫去臭骂了一顿，说是你给新来的那两个学生分配的师傅是什么人？一个是漏划地主，一个是资本家代理，你让知识青年跟有问题的人在一起，你是怎么想的？现在他们除了干活，工间休息、吃饭喝水都在一块儿，还给师傅让烟，烟酒都不分家了，还能搞阶级斗争吗？一席话把班长吓坏了，谁都别带了，我自己带吧！于是班长就成了我的师傅。不管换了谁，我依然是对师傅们尊敬有加，我觉得这是做人的本份。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给我罗织了这样一个“莫须有的罪名”。

那时候其实我也是个孩子，这件事让我对军宣队的兵们产生了一种惶惑，我想，他们和董存瑞、黄继光、雷锋、王杰、欧阳海那些我心目中的英雄们可能不是一个部队的，我用这种想法支持心理上失去的平衡。

谁都知道，作为一个公民，当兵不过是简单的责任义务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当兵象征着流血、牺牲，象征着一种大无畏的奉献精神，当兵是检验男人的一把尺子，它只在这个意义上才能成为骄傲的资本。人们敲锣打鼓地把“一人参军，全家光荣的”的标语贴在你家的门上，把大红花戴在你的胸前，这还不足以让一个热血男儿赴汤蹈火，而且在所不辞么？！

有人问我，你后来为什么也去当兵了？大话我说不上来，其实很简单——我想让他们看看，当兵有什么了不起？别人当得，我也当得！说白了，不过是一口气而已。

不管怎样，绿化队我还是去了。在与军宣队争吵之后的几天，我就打背包进了山。

我感谢那次绿化活动，西山上清水黑甲沟双林寺里四个月的生活，在我的记忆中永远那么清新，那是另一个世界！我甚至忘了诸如刷糨子（裱活）、军宣队等等一切不快。在那儿我认识了一个叫东华